

一位中度啓智班教師的心聲

陳長益

一、前言

記得就讀教育學院特教系第一學期的某一天，全班同學在老師的率領下前去南投啓智教養院參觀。當我們踏入該院大門口的時候，就有一大群孩子包圍住我們，拉我們的手，扯我們的衣服，向我們問好。當時，不知爲什麼，我有一種害怕的感覺，那種感覺至今猶仍存在，只是程度上從四年前的百分之百降至現在的百分之十。有好一陣子，我暫時忘去了那種感覺，因爲我所接觸到的特殊兒童，有很多人外觀上和常人沒有差別，他們有聽障的、有資優的。我很慶幸當時在大學念書時，能多學幾類不同特殊兒童的教育，那對我今日從事啓智教育有很大的幫助。

二、開始接納他們

去年八月我進入陽明山國小中度啓智班服務，學生都是陽明教養院的院童。剛去的時候，那種害怕的感覺又湧上心頭，院童跑來拉我的手，摸我的身體。有個院童忽然拿著呼啦圈往我身上套，過一會兒，當我和另一位老師站在一塊兒說話時，那個小孩又拿著呼啦圈往我們二人身上套，這時，我感覺有點好玩了。可是，每次被小孩拉過手後，第一件事就是趕快跑去洗手。後來，幾天以後，天天得被學生拉手，有時爲了教學生，也不得不拉起他們的手，那種害怕的感覺，也就慢慢減退了。這期間雖然也曾被學生感染過皮膚病，而有一隻手臂癢腫了好些天。但是，我發現接觸久了，自然就不再那麼感到害怕了。

三、瞭解他們的能力

由於情況特殊，學生的鑑定未經過老師。所以，一開學就忙著幫已有學籍的學生作能力診斷

工作。首先，就來畫個人吧！結果，有的學生畫了二、三十個圈圈，還真是琳瑯滿目，注意看的話，每個圈圈都還有點不太一樣，問問學生，才知道原來有頭、有眼睛、有鼻子、有嘴巴、有耳朵，還有手呢！再來作個語言能力診斷測驗，請學生從七、八個圖形中指出洋娃娃在那裏，這時，連魚、貓、汽車、碗、鐘……等都成了洋娃娃。以後，陸陸續續作了班達、嬰幼兒發展，比西、魏氏、瑞文氏、哥倫比亞、適應行爲……等量表或測驗，再加上平日的觀察，總算對他們的能力有部分的瞭解。這時我發現和學生建立良好的關係是很重要的。

四、尋找教學內容

對學生的能力有基本的瞭解之後，就開始想要教他們什麼？他們能學什麼？他們的家長要他們學什麼？他們自己想學什麼？這些都是我曾考慮過的。之後，我決定要教他們生活自理技能、溝通技能、職業訓練及休閒技能。很可惜，目前並沒有太多的有關人員參與這個決定。使我覺得壓力格外地重，畢竟一位老師的能力是有限的，既然要教學生，就要把最好的教給他們。越是障礙程度越重的小孩，他們的純潔度要比一般普通小孩來得高。今天你給他們烙印在心靈上的是什麼，恐怕一輩子就永遠是什麼了。對他們而言，精準的老師是有必要的。

五、教學策略的運用

提起 I E P，學過特殊教育的人都知道是個別化教學方案。於是一對一的教學，對中度智障的學生而言，也就以爲風潮了。接著任敢的老師便叫苦連天，學生學的東西也很有限，真是時間苦短，一節課四〇分鐘，分給八個學生，二個老

師教學時，每個學生十分鐘，一個老師教時，每個學生五分鐘。事實上，個別化教學和個別教學是有別的。此外，個別教學和團體教學相輔相成，才是以培養學生的溝通能力、互動能力及社交技能。個別化教學方案對每個個別學生而言，是絕對有必要的。但是，實施教學時，則儘可能讓學生有機會看別人是怎麼在學習的，讓小孩學小孩，有時讓小孩學大人來得有效。

六、問題行爲的輔導

曾經有位學生上課時常不聽從老師的指示，老師要他練習做某個動作或唸某個字時，他常相應不理。其實，並非他不會做或不會唸，而是不肯在課堂上做。有時下課時，老師會發現他正在做老師上課教的動作，可見學生對老師可能缺乏信任感。於是，我就利用課餘的星期假日，前去學生家訪問，並帶學生到天象館、美術館等地去參觀，且讓他有機會在外用餐。如此一來，學生對老師逐漸有了好感，以後對老師可說是百依百順，對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助益頗大。目前，班上又有個學生上課時對老師的指示又是一點反應也沒有，只是對老師笑。但是下課時却會向老師告狀別的同學在作怪。看來，我又得想想法子！

七、多給他們機會

有時候教學生辨認一元和五元的硬幣，教了老半天，好幾天，他們還是弄不清楚。但是，絕不能因為他們在認知能力上的缺陷，而推論到其他各方面的學習都有問題。就以上家事課來說，有些腦性麻痺的小孩照樣有機會煎煎蛋、炒炒菜、切切菜。也許他們做得並不好，但是他們可以做，有能力做，只是平日被我們剝奪了機會。平日學生們在教室用餐，餐後的清理工作，老師往往爲了爭取時間或覺得學生做得不夠好，而爲之代勞。事實上，不但使他們失去了學習簡單的清掃工作機會，也讓他們養成了好逸惡勞、不負責任的態度。基於期望過低和過度保護的心態，不但使學生的進步受阻，也在無形中害了他們。

八、不幸的身世

不知是基於巧合，還是事實如此。我的學生當中，居然有半數是來自破碎家庭。父母離異，要不然就是父親離家出走，棄家庭於不顧。或許家裏面有個這樣的小孩，的確帶來了不少困擾，但是有些困擾是因困擾而來的，一直在逃避，問題只有越來越嚴重。老師即使關心學生，有時反而被澆了幾盆冷水，因為家長本身就抱著無所謂的態度，當老師的有時會被認爲是在多管閒事，或者是在找家長的麻煩。有時我會想我是在做前功盡棄的事，因為，好不容易在學校裏培養了學生的良好飲食或衛生習慣，回到家以後，或許是乏人看顧，或許是過分放任，造成學生的退化行爲頻仍發生。

九、長期性的挑戰

教導中度及多重障礙的小孩是困難的、吃力的工作。教師本身必需持續地、堅信地將自己好好組織起來，爲師的要有能力和其他專業人員通力合作，如小兒科醫生、心理學家、物理治療師、作業治療師，社會工作員、語言治療師。此外，還得和家長、學校行政人員、職業復建人員及社區資源提供人員保持良好有效的溝通。由於這些孩子平日的反應較少成沒有明顯的反應，老師就必須對學生行爲的些微改變極爲敏感。有時候學生的問題是被老師「遺傳」的。因為老師沒有對學生的表現作精確的記錄，也沒有爲學生未來的需求預作計劃。可見教導這群孩子是個很大的挑戰。

十、明天會更好

當我討厭學生的時候，便是我技窮的時候。所幸我在大學所接受的專業教育是多樣性的。在前言我曾提過受過資優教育及聽障教育的訓練，那使我在處理學生的語文教育時，能將聽障教育中的語言訓練方法加以靈活運用。即使是教智能不足的學生，照樣可以用創造思考性教學方法，特別是對老師而言，如果沒有一顆富於創造思考的頭腦，如何讓學生以各種不同的方法去學習相

材料呢？一旦踏入這個圈子，就難免會想離開圈子，即使不能教普通班學生，能教輕學生也比中度的好，至少來自學生的回饋比

較多。但是反覆思考之後，決定繼續接受挑戰，因為智障老師需要有資優老師。

（本文作者為台北市陽明山國小教師）

江河之愛

邢小萍

滴水可以穿石，而恒常的愛心與耐心卻能改孩子的一生，尤其是那些所謂智能異常的特殊，他們所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適切的教育和

本校啓智班成立於民國六十八年九月，目前六班，三四位小朋友，六位專任教師，在行隸屬於輔導室，在教學上有別於普通班級。並不注重知能的講授，而加強生活技能的訓品德的陶冶，因此在教學重點和設備，我們偏是生活的、實用的，寓教育於活動中，來啓些屬於不被上帝眷顧的孩子們。

首先談談生活教育，智能不足的孩子，注意易集中、精神渙散，早晨便訓練他們背唱唐三字經、兒歌，一兩年下來，孩子們對於許多的唐詩均能朗朗上口；而三字經亦成爲國語教學內容之一，此外爲了培養孩子們的耐心、細心，我們與自然科配合，教導小朋友花草飼養兔子；每一個小朋友都有自己專門照顧的花草，定時澆水、施肥、除蟲；同時日一組小朋友負責帶青菜來餵養兔子，母兔生八隻，但因經驗不足，目前僅存三隻小朋友由飼養的過程中，不但了解兔子的生質，更體會到做事的道理。其中值得一提的食量驚人，小朋友便利用教材園、種植蕃

薯葉餵食兔子，自力更生。

由於啓智班小朋友缺乏抽象思考能力，多需藉具體實物輔導教學，因此我們更經常至植物園、動物園、故宮博物院，做實地的參觀教學，小朋友更是興緻盎然，這次更打破慣例，邀請家長參加校外教學，至陽明山烤肉。一方面加強親職教育，一方面讓家長瞭解啓智教育的成效。對孩子而言，更是一種學習，每個人自己動手，太陽曬紅了他們的臉，而快樂却永留心。

在美育方面，傳統的書法、剪紙、捏麵人，在小朋友手中一樣能栩栩如生，高年級並施以烹飪技術之指導、包水餃、做壽司、煎荷包蛋……這不是女生的專利，男生一樣做得很好，我們一直都相信，不是不能，因為他們是需要教育的！

擔任啓智班老師的工作，我無悔、無怨，因為從孩子的身上，相對的，我們得到了更多。我深信每一個孩子都如一口井，需要你去掘他、啓發他。而每一口井，水質不同，深淺不同，更不要以統一規格去要求他。我以為自己的愛是一滴水，每一份愛匯集起來，便形成江河，我們將秉持這份江河之愛，去愛可愛的孩子，更愛那些不可愛的孩子。

（本文作者係蓬萊國小教師）